

奔出江湖

上官雲飛



第三十三章 再履中原

余下九魔虽已惊得心寒胆落，但对一眼之后，立又齐声大喝，拔出玉制的各式兵刃，疾如狂风暴雨，向罗端涌到。

在落日余晖之下，诸般玉器幻起万道霞光。

方达鼓掌大叫道：“好看极了，师弟多打一刻！”

罗端绝艺在身，师兄姐在后，心神大定，恨不得大显威风，不料方达竟要他久打下去，只得随口回答一声：“遵命！”

但见他一抖那枝新近得来的椰木剑，荡起一幢青蒙蒙的光华，展开新近学成的“回文步”，如龙飞蛇走穿进群魔阵中，立闻一串“啪啪”的响声，每一名魔徒都着实挨了两拳。

方通看得只是皱眉，忍不住扬声问道：“罗师弟！难道和你交手的这些小鬼，就是称雄中原的人物？”

罗端自也觉得眼前这伙魔头，在功力上比前番所遇的人差得太多，于是疑团莫释，接口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休来替人顶死。”

群魔一语不发，刃光如霞，没命地采取攻势。

罗端冷笑一声道：“小爷不怕你不说！”

一招“椰风胜颼”荡起一片光波，那枝椰木剑幻出万千剑尖，如钱潮涌出。

霎时间，惨叫声，兵刃落地声，响彻这座山崖，九具身躯几乎是同时倒下，每人一臂一腿四面溅飞。

方达得意起来，忍不住扬声笑嚷道：“中原九魔，抵不住我方家一招，真没个好玩的。”

罗端发觉自己的艺业在三个月中，能够毫不费力打败群魔，心头也是狂喜，将一名魔徒倒提过来，向地上一掷，喝道：“你要不要说实话！”

那人怨毒地瞪他一眼，狠狠地一咬牙根，顿时七孔流血，双脚一弯，在一阵震颤中悄然断气。

罗端见那人死得恁般迅速，不免为之一怔。

方通忽然一声断喝，纵身落在一位魔头身侧，起手一掌，把那人满口牙齿打落，这才笑道：“这个死不了，好留下来问！”

罗端会过意来，急跃到另一魔徒近前，哪知还未曾下手，那人已狠狠地一咬牙，也顿时身死。

转眼间，除了方通出手制止那魔徒之外，其余八人转眼间相继身亡，再看先被鹦鹉啄伤的人只剩下两袭布衣、两滩血水，只有被罗端打死的两人还保持得完整尸首。

方达不禁吐舌道：“好厉害的化骨丹，不知这伙人怎甘心就死！”

方通笑道：“你倒悲天悯人起来，若非他主人毒刑厉害万倍，这些人怎舍得一条残命？”

他望了罗端一眼，续道：“罗师弟要问活，就赶紧问吧，我兄妹替你把风，敢情还有不长眼……”

哪知一语未毕，绿鹦鹉忽然呼叫一声，罗端仰头一看，即见半空中一个肋生双翅的怪人已将临头顶。

但那人飞得太高，不但金剑、金钱威力不及，估计那椰木箭也难达那人身上，急道：“师兄姐留意，那人是飞龙宗……”

方达笑道：“由他是什么宗，这是鸟儿的生意！”

就在这句话时间，那几人已在头顶盘旋一周，想是他已看出地面的景象，忽然一声阴笑，震响十里，一种如烟似雾的异物，笼罩着数里方广，飘飘然向下降落。

那当然是毒物无疑，方达纤掌一折，向空中怪客一指，喝一声：“抓！”一对绿鹦鹉立即冒烟雾，冲霄直上。

罗端惊道：“师姐不怕那鸟儿中毒？”

方通笑道：“你不须替鸟儿担心，它本事大得很哩！我们走！”

罗端一指崖下道：“下面大概还可躲得！”

方通说一声：“好！”

一把抓起受了重伤的魔徒，一跃而下，罗端也一跃下崖，把伤魔携往浪花不到的地方喝道：“你要痛痛快快的死，就好好回答小爷的话！”

“你要我回答什么？”

“是不是龙字十三宗的人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属于哪一宗？”

“金龙宗！”

“受谁差遣？”

“宗主铁龙衣！”

“为何要残杀武林人物？”

“奉命行事，不知为何。”

“前番二十六人，是不是各宗宗主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敢说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”

罗端气得伸出指头狠狠一戳，那人顿时惨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方通笑道：“何不用血脉归心法给他吃个苦头？”

猛然，崖上的方达娇叱一声：“快离开山崖！”

师兄弟两人不知发生什么凶险的事，赶忙一点脚尖，冲掠出海，随即听到霹雳一声大震，霎时狂风四合，骇浪掀天，磨盘大的崖石飞溅百丈，苟非早走一步，哪里还会有命在？

罗端艺业较弱，被那掀天巨浪掀翻落海，幸获方通一把抓住，惊魂未定，方达已带两只鸚鵡一闪而到，叫一声：“好险！若不是我由山石裂缝里嗅出浓烈的异味，哪怕这时不向阎王爷报到！”

方通笑道：“爷妈常说中原武林人士，居心险诈，端的不虚，这伙魔头再给我遇上，一个个撬下他的牙来！”

罗端见方达两手空空，忙问一声：“师姐！那飞龙宗的人怎样了？”

“他被鸟儿逐走五十里开外，想是不敢再来了，哦！我们跑了两天一夜，该找点吃的，你熟悉路途，快带我们去！”

罗端略一沉吟道：“附近就有市镇，只怕有点不大

安妥!”

“哼! 我们怕过谁来, 有什么不妥? 若说那伙见不得人的东西敢来捣乱, 正是求之不得哩!”

罗端被这位师姐责怪下来, 只好讪讪地笑道: “既是如此, 劣弟理应带路!”

其实, 罗端来去匆匆, 怎说得上熟路两字?

他见这时天色已晚, 领着师兄师姐, 一口气奔到沼安, 好容易寻到仅有一间房的客栈, 而且只有一张木床, 方通正在皱着眉头, 方达已挥双鸟各据帐角, 自己在床上一躺, 笑道: “你们另找房间吧, 不然就睡在床下!”

方通笑道: “你看, 带你出门, 多么麻烦!”

“哼! 你才麻烦哩, 要不是你, 我一个人多么逍遥自在, 难道我会怕鬼?”

罗端知他兄妹两人惯常拌嘴, 尤其方达没人和她吵闹的时候, 竟会找那对鹦鹉吵上大半夜, 这时也不以为意, 笑道: “师姊和师兄在房里谈谈, 愚弟叫菜回房来吃!”

“不好!” 方达立刻提出异议道: “我正要浏览这里的风光, 谁耐烦躲在房里吃饮? 不过, 我得换换衣服, 你们先替我走出去!”

师兄弟两人刚退出厅房, 即见帐房先生一脸愠疑之色, 站起来嚅嚅道: “二位公子谁是罗端?”

罗端暗讶道: “我分明冒用哥哥的名字挂上水簿, 他怎忽然问起本名来?”

但他忽然觉得事有点蹊跷，也点点头道：“罗端正是舍弟，不知老丈因何问起他来？”

客厅侧面一间厢房里，这时忽然传出一声冷笑道：“果然是做过亏心事，所以连名字都不敢实说！”

另一人冷冷道：“可见江湖上传说，决不是无风起浪，但不知这小子武功高到什么地步，田老儿恁般捧他。”

房里两人语暗虽低，但并没瞒过方通，他还听出两人真气充足，发声苍劲，足以判知功力不弱。

但罗端却听那帐房答道：“看公子倒是一表斯文，传说上的令弟，又怎会恁般暴戾？”

罗端大诧道：“舍弟如何暴戾，老丈听谁说起？”

“难道公子竟没听说过？”

罗端摇摇头道：“在下由海外归来，确是不曾听说，老丈可知其详！”

帐房也摇摇头道：“小老儿不过是听客官们传说，怎能作准？”

罗端猛然脸色一沉，叱道：“你既是道听途说，为何疑我就是罗端？”

这一问可真厉害，老帐房脸色微变，还未答话，“呀——”一声房门开处，两位须眉俱白的老人联袂而出。

内中一位身穿蓝衣的老人斜视罗端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他乡作客，怎可呼叱东主，难道你家大人竟未教你要有礼貌？”

罗端被老人诬责，更是火上添油，强按怒气道：“老

丈母须仅责小子，要知道这帐房诬蔑舍弟在先！”

另一位白衣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令弟本来就不学好，别人哪里是诬蔑他！”

“老丈尊姓大名，在何处见过舍弟？”

“老夫虽未见过令弟，但他恶名远播……”

方通目送二老进房，余怒未息，见那帐房缩瑟惊骇，浑身发抖，冷笑道：“姑念你被别人愚弄，不会打烂你的狗嘴，还不快给我滚！”

“嘻嘻！有生意好做？”

随着这一声娇笑，但见一阵轻风卷到，那帐房凌空而起，“蓬”一声坠进柜台，几乎惊晕过去。

方达这时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弱不禁风，可就没带那对鹦鹉，一掌送飞帐房，又若无其事地笑说一声：“走哇！吃饭要紧！”

这二男一女走上“望海楼”，立即惊动满楼食客，尤其打扮得俏生生、娇滴滴的方达，更令男女老少看得目眩神迷。

罗端暗自好笑道：“不长眼的东西，若果惹上我师姐，包管双眼不见。”

方达不管那些目光究竟羡慕，是妒忌，仍旧大吃大喝，谈笑风生，只有罗端不时向各处察看，却发现食客里面有不少武林人物。其中有一志者正忿忿地诬责罗端。

罗端不待话毕，抢着道：“他有何恶名？”

“奸占糜古苍的孙女，诱奸青灵门下，残杀武林耆

宿一百二十八人，毒害天风堡六十一口，三上武当、峨眉，杀害两派弟子多人，这些淫行恶迹，老夫擢发难数。”

这一番指着和尚骂秃驴的话，真把罗端气得浑身发抖，厉喝一声：“胡说！舍弟单独一人，有何能耐做出这么多恶事？”

“他是老怪物方不平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随着“啪”的一声，那老翁已被方通一个耳光掴得踉跄两步，半边脸上顿时泛起一片红霞，厉喝道：“小贼报个名来！”

方通鼻里“哧”一声，俊目射出尺许光芒，瞪紧那老人脸上，冷冷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老贼，要是不服气，就说个墓地来，小爷去送你的终，要问小爷姓名，今生休想。”

“好吧！老夫一向有容人之量，今夜三更在城北白狗洞取你小命便了！”

正在诧异中，忽见一位壮汉忽忽登楼和一位浓眉横目、年约五旬的老人附耳略说几句，那老人顿时神情一变，说一声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壮汉躬身道：“黄掌柜传话过来，谅不会假！”

老人挥一挥手道：“好吧！你先回去通知他们准备一下！”

他把壮汉遣走，立即站起身躯，掌击三声，随即落在角落一席扬声道：“刘老哥！贵客已到庄上，你我也该上路了。”

方达诧异道：“这里的人兀也古怪，好朋友坐离开那么远，说话怎么方便？”

罗端悄悄道：“那人说的是暗语，不知是否冲着我们！”

“好哇！又有生意！”

方达似是手脚发痒，一心希望有架好打，竟是边笑边说，旁若无人。

方通也是谈笑自若，似不把眼前的事放在心上，猛然，他向桌底下一伸手，立即抓到一个纸团，但他又随手揣入怀中。

罗端目送两桌老人离座，接着又见大半食客相继离去，顷刻间，只剩下稀稀落落不到二十个人，而剩下来的又全不是武林人物，忙压低嗓子道：“师兄师姐，看样子今夜会大闹一场哩！”

方达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那些人走的时候，个个瞪着我们！”

“那样岂不恰是求之不得？”

方通嘻嘻笑道：“我这里有一件好东西！”

他一探衣袋，取出那小纸团，在桌面摊开一看，不禁咦了一声。

原来上面写着：“你两人，好大胆，嘱罗端，要小心，臭名远播，化装探险。”等二十个字，又简单，又明白。

罗端不禁惊诧道：“师兄！是谁写的柬帖？”

“口气像是我爹，笔迹却不像！”

“唉！我真个臭名远扬了，但愿能擒下那人碎尸万段！”

“好了！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再商议一个办法！”

当夜月明如昼，照映得大地如银，诏安城北白狗洞一座光秃的小岗上，黑黝黝人头拥挤，只空出当中一块十几丈地面。

“生死判！你判八十岁老娘倒绷孩儿，吃那小娃骗了，否则时已三更，怎么还不见来？”

“两个毛头小子也值得这样惊师动众，若那罗端有本事，也不致在积雪山上锻羽而逃了！”

就在群豪争执不休的时候，岗下一株高树忽然传来一声阴柔的长笑，一位须眉俱白的老翁面色一寒，厉喝一声：“淫魔不来送死，奸笑什么？”

然而，岗下那人对于老翁的话，仍旧是充耳不闻，长笑的声音，也不因老翁的喝话一时稍断。

老翁一肚子闷火没处可发，忍不住冷哼一声道：“老夫在六十年前，一招可判生死，就没见过你这样狂傲的小子，还不快点给我滚下来！”

“生死判，少吹几头牛，小爷教你一招生死罢！”

话声一落，一道身影电闪般由树上射到，在月色下，但见一团青雾乍吞乍吐，即闻“逢”一声巨响，生死判已一个踉跄，跌出丈余，口角沁出两丝鲜血。

生死判在十年前享誉武林，除了输给方不平，并和乘槎客、阎王判两人打成平手之外，武林上一般高手谁也挡不下他十招，哪知六十年后的今天，生死判功力增

进几倍，反而在一位年轻小伙子一招之下丧生，怎不教在场的人胆寒股栗？

“好小子，先接老夫一招！”

随着这一声怒吼，人群中突然冒起两条身影，一闪便到那少年眼前，立时风涛狂卷，掌劲锐啸，敢情这两人生怕敌不过那英俊绝俗而又心狠手辣的少年，所以上来便抢占攻势。

那少年冷哼一声，双掌一封，“蓬”一声响处，两位年登耄耋的老翁已被震退丈余，但他依然冷漠地说一声：“要想早登极乐，也得先报个名来，罗端掌下不送无名之辈！”

“罗端！”

群雄口中各自低叫一声，争先撤出兵刃。

在群雄汹涌中，两个苍老的声音各自报出：“阎王判！”、“神仙夺！”两个绰号，并即见四道银光划起一阵厉啸，两道身影向罗端身侧疾扑。

罗端面对这两位饮誉宇内的武林耆宿，居然毫无惧色，一声长啸，声若龙吟。双掌一翻，两团青蒙蒙的雾气重新现出掌前，接着便是“铛琅”一声。

银光坠地。

哀呼两声。

阎王判、神仙夺连翻几个筋斗，又倒在地上。

一招，仅是一招，又有两位耆宿丧命，若非罗端练成极毒的掌功，怎能如此轻易得手？

然而，他意犹未尽，冷眼向人群一扫，嘿嘿笑道：

“少林、昆仑、南岳、九华，好呀！你们全都愿意陪葬吧？”

他话声一落，双臂一挥，寒风挥过，前列一排已有五人倒地。

九华派掌门人韩康功力深厚，而且他站在第六名，及时运功相抗，虽未当场倒下，但沾着掌风边缘，也觉着遍体生寒，不禁倒退两步。

“果然心狠手辣，不愧为武林怪杰门下！”

随着这一声冷喝，由另一株树上飘落一位蒙面客。

罗端微一怔神，随即冷笑道：“阁下也想加入冤魂队里？”

“嘿！还没有谁敢对老夫说这话！”

“罗某就敢！”

“蓬”一声巨响，卷起漫空尘雾，土岗上多了一个丈许大的深窟，却闻那少年的口音在远处传来一句：“原来是赤虎宋老儿，小爷今夜有事，饶你去罢！”

蒙面人厉啸一声，电闪般循声射去。

罗端在举手间击毙生死判、阎王判、神仙夺和少林、武当、南岳的五名高手，居然被赤虎宗主宋公达一掌惊退。他还有余力，为何不争斗下去，求最后胜利？难道他因见群雄在侧，恐引起群殴而有所闪失？

群雄正在窃窃私议，与八具尸体有关的人已各涌奔向，将死者背下山岗。

也不知是谁透出一声长叹，然后，各人怀着沉闷的心情迈步下岗，月光下象无数鬼影，向阴森的旷野散

去。

城楼上响起一阵更鼓，霎时间，四野尽传梆声。

时正三更——

南面一声长啸，划破夜空而来，随着啸声一息，土岗上已悄落下一条少年身影。

他向四周瞥，不觉“咦”一声道：“难道那两个上百岁的老人还会失约？”

他还在喃喃未已，又传来一位少年的声音道：“罗师弟！这里静悄悄不见有人，莫非找错了地方！”

“不会错！城里人说这里尽是高大的白杨树，师兄你看这不是。”

后来那少年和一位少女并肩飘落土岗，立即“咦”一声道：“这里经过一场凶杀，你看一土坑，血迹犹新，怪不得，怪不得路上还听不少人议论。

原来这三人才真正是罗端和方通兄妹。

他们在客栈里睡了一觉，时近三更才起来赴约。不料白狗洞一场凶杀已经过去，尚有蛛丝马迹可寻。

方达倾耳一听，即叫起来道：“那边有人掘土，我猜一定是埋尸。”

罗端忙道：“愚弟过去看看！”

一言方罢，岗下忽然传来一声佛号，几条黑影即奔向小岗。

方达笑道：“来了！你们两个接待朋友，我去看死的是什么人。”

方达刚走，那几条黑影也上了小岗。

两位六旬开外的老僧，
两位年届古稀的老道，
三位白发如银的老人，
还有两位神采清朗、英姿奕奕的少年。

罗端认为有约会的人在内，哪知一眼看去却是一伙面目陌生的老少，不禁怔了一怔。

然而，来人似是更加惊讶！前面一位老人轻“噫”一声，忽然止步，旋即面目俱寒喝道：“罗小子！你果然杀人无厌，又邀约同党来了！”

罗端大诧道：“在下与老丈并不相识，而且刚才到来，怎有又邀约同党的事？”

那老丈又喝一声：“胡说！”接着道：“你还敢在此骗人？方才你被宋公达逐走，难道也是假的？”

罗端听说宋公达之名不禁为之一惊。

他知道自己爱侣宋玉秋的爷爷正是宋公达，急道：“宋前辈怎么将我逐走？莫非有人和我面目相同？”

第三十四章 越俎代庖

那老人鼻里“嗤”一声冷笑，回头向同来各人道：“这小子就是粉面青狼罗端，方才在这里杀戮贵派门下，还要大兴残杀，幸有宋公达赶来，一掌把他惊走，老夫老眼无花，岂会有假？”

罗端一听之下，便知有人冒名先到，并且替自己招来“粉面青狼”的歹名。但自己为了要刺探一个来龙去脉，只好心平气和辩道：“老丈差矣！在下虽是罗端，但决不是粉面青狼，方才事，也非在下所为。”

另一老人上前一大步，喝道：“不是你，是谁？”

“师傅！”

随着这一声悲呼，两条身影已由岗下急急奔来。

罗端才答应一声：“不是我就不是我……”来人已接口厉声道：“你方才打死的师叔，地面上鲜血未干，还敢说不是你！”

罗端怒道：“你真看清是我？”

“把你烧成灰，长长云山也还认得出来！”

“我用什么兵刃？”

“用掌！”

“好吧！我有办法使你认为不是我！”

罗端话声一落，单掌作势遥向十丈外一株大树劈去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那株大树被掌劲劈倒，这才微微笑

道：“你看我一掌和方才那人的掌有何不同？”

张云山脸色微变，沉吟道：“果然有点不同，那人掌劲一出，即带有青蒙蒙的雾气。”

先发话那老者忽然喝道：“这小子会使诈，他不使用罡气，自是看不出青雾来！”罗端一再被那老叟指证，怒意渐浓，厉喝一声道：“你凭什么说我可发出青雾？”

老叟道：“就凭我这无花老眼！”

“只怕你有目如盲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那老叟一声狂笑，远传四野，笑声一敛，顿时面目俱寒，喝道：“方才要不是宋公达追走你这狗头，老夫早把你一掌送终，你居然敢说我是目如盲？今夜不收拾你这武林败类，老夫就不再称为寒铁老人。”

他话声一落，立即跨身一步，恰与另一老人并肩而立。

那人赶忙拦住道：“寒铁老哥！这小子既是方老怪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方一掌已到，“啪”一声响，打得那人跌落两颗大牙，冷哼一声道：“该死的老贼报个名来，小爷一定教你死得心服口服！”

那老人虽然吃了一掌，却不知因何被打，怒起心中，凶睛疾转，暴喝一声：“你这小子是谁？老夫骂着你的祖先么？”

罗端眼见那人色厉内荏，心头暗笑，但他可不愿方通替他出手，急挡身过去，大喝道：“你这狂傲不分皂白